

指文 战争事典
WAR STORY 特辑 034

明帝国边防史

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指文烽火工作室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HUA CHUBANSHE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 034

明帝国边防史



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指文烽火工作室 /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U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 指文
烽火工作室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72-2923-1

I. ①明… II. ①指… III. ①边防—军事史—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8300号

MINGDIGUO BIANFANGSHI
CONG TUMUBAOZHIBIAN DAO DALINGHEXUEZHAN

明帝国边防史：从土木堡之变到大凌河血战

著 / 指文烽火工作室

策划制作 / 指文图书 责任编辑 / 吴枫

执行编辑 / 戴雨濛 装帧设计 / 郭娜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1 字数 / 175 千

书号 / ISBN 978-7-5472-2923-1

定价 / 39.80 元



前言

QIANYAN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一日,统一了东西蒙古的瓦剌太师也先,以“大元一统天下”为口号,率领着蒙古铁骑在明帝国数千里的边境线上展开了猛烈进攻。也先的大兵压境,让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从小战到大战的过渡。明蒙双方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大兵团作战:七月十一日,明帝国大同右参将吴浩领兵于猫儿庄遭遇也先大军,兵败身死。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督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路将领统兵四万到阳和,寻求和也先主力的决战。但不幸的是,阳和之战明军再次全军覆没,仅少数人仓皇逃回。

边境烽火接踵而至,持续的战败让朱祁镇这个年轻的明帝国皇帝再也无法安心地坐镇北京城。在内官王振的怂恿下,血气上涌的朱祁镇不顾群臣反对,决意亲征。朱祁镇仅仅准备了两日,便于七月十六日告别了太庙的列祖列宗,率领数量庞大的亲征军浩浩荡荡地离开皇城,向前线挺进。

然而,朱祁镇这一血气上涌的仓促决定,让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的京营将士惶恐不已。明军没有足够的粮草,没有充分的动员,几乎什么也没有。随行人员也都都很沮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皇帝到底要干什么。二十三日,当亲征大军驻蹕宣府的时候,本该秋高气爽的华北天空却突然乌云密布,风雨大作,原本就惊惶不已的亲征官军更加觉得这是上天的警示。负责观察天象的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劝说王振:天象有变,应该立即回师。但却遭到了王振的厉声斥责。二十八日,明军到达阳和,这里是大同官兵和瓦剌军战斗的战场。只见这里尸横遍野,阵亡明军的尸体已经腐烂得臭不可闻,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诉说着他们的苦难。亲征大军就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态下,缓慢地到达了大同。

然而明军到达大同后，却没有见到瓦剌军的踪迹，这让朱祁镇很是沮丧。最后，他考虑到巨大的后勤压力，低落的士气以及不明朗的战场态势，决定班师回朝。

八月初十，亲征军自大同返回京师。然而“赶巧”的是，一路不见踪影的瓦剌军，却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土木镇）附近出现了。朱祁镇和王振很紧张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遇见了敌军。也先太师同样很紧张、很高兴，因为蒙古人已经在这里等待很久了。

于是，血腥的会战展开了。

残阳如血，两军厮杀在小小的土木堡，喊杀声震撼天地，响彻山谷。不知道过了多久，喊杀声渐渐平息，一切归于平静。

八月十七日，北京收到了土木堡战败的消息：亲征军大败，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被俘。是为“土木堡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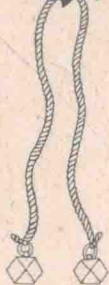
土木堡的名字也因为这次大战而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这场大战给明帝国和瓦剌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军土木堡之战的战败直接导致同年十月的北京保卫战，此战也对后来明帝国边境的军事部署和明对蒙古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这场在当时震惊了整个东亚大陆的战役，在史书上却很少有详细记载。史书上的记载或寥寥数笔，或语焉不详，甚至连双方兵力都是一个谜团，更不用提其中诸多秘而不宣的运筹和谋划了。因此，土木堡之战衍生了诸多的传说、妄言，甚至是阴谋论。

更重要的是，土木堡之变对明代中后期边防政策和战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改变。日后明帝国虽然边防重心不断变化，但其国防政策、军事布局以及建军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更由于土木堡之变的刺激，明军发展出了更有针对性、更具性价比的火器战车战术。这其中不乏能臣良将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更有“俞龙戚虎”这对军事天才所进行的划时代军事改革。然而，一切努力和变革，都受困于明帝国日益崩溃的财政与政治，更随着女真八旗的崛起而付之东流……

一切的一切，还是要从那场著名的土木堡之战说起。

目录

MULU



47	土木堡之战的布局与较量	1	土木堡之战兵力之谜	81	从土达之乱到红盐池之战	62	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
		20	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105	明代边防的火器与战车		
				136	“俞龙威虎”的车营改革		
				150	来自女真八旗的终极挑战		

TUMUBAOZHIZHAN BINGLIZHIMI

土木堡之战 兵力之谜

◎ 杨继正



关于土木堡之战，最大也最受关注的谜团就是双方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其中流传最广、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明英宗率领着五十万明军，却被两万瓦剌军击败。这种说法之后又引申出各种推论，比如明帝国外强中干、明军不堪一击，甚至有人臆想出了所谓狼图腾崇拜之类的奇谈怪论。

那么，明英宗朱祁镇到底带了多少兵力出征呢？

“四十万京营”半数实额

其实，土木堡之战明军的参战人数，在明清官修正史如《明实录》《明史》中均不载，较早的记载来自于刘定之的《否泰录》。明朝天顺年间，刘定之根据自己

的见闻，参考杨善、李实的《奉使录》等书，著成《否泰录》。根据刘定之的记载，土木堡之战中明朝方面军人以及随行非战斗人员的总人数达到五十万，明人和清人多引用刘定之的说法，如谈迁的《国榷》、郑晓的《北虏考》等。经过数百年的渲染，清代谷应泰撰写《明史纪事本末》时，直接不提“私属”，写作“官军五十余万人”，此为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

与刘定之的《否泰录》差不多同时，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却有另一种说法：

“……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根据李贤的记载，土木堡之变中的明军人数实为二十多万，与刘定之记载的数

字相差一倍。但之后只有《西园闻见录》和傅维麟的《明书》引用了李贤的数据，可谓从者寥寥，可见李贤的记载在当时并不为人重视，到如今更是少有人提及。

不过，关于明帝国兵员数量，明清史书中记载倒是较为详细。根据《明史》，洪武二十六年，明帝国全国内外共有329个卫所；明成祖即位以后，兵员数相较明太祖时期又有所增加，都司卫所一共有493个，一卫所额兵一般为5600人，如此计算，明成祖时期明帝国的兵员总数达到了2760800人。

那么，明成祖时期，北京范围内的明军有多少呢？首先，明初京畿附近的明军主要是京营和畿内卫所兵。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为满足卫戍京城的需要，设立了京营七十二卫。七十二卫兵员当在四十余万的规模。明帝国京畿地区的卫所军亦不在

少数。根据《西园闻见录》载，明成祖迁都以后，畿内置五十余卫所，大约有官军二十余万。明人蒋德璟也说成祖时期设立京卫七十二，达到四十万人，京畿八府又有军二十八万。一般来说，京畿地区的卫所主要为京营的预备人马，蒋德璟所言与《西园闻见录》的记载相印证，京畿地区的卫所军士人数当在二十余万无误。

在宣德年间，明朝政府又确立了班军制度。当时，明帝国从宣德元年开始，每年定期在春秋两季征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凤阳）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到京师备操。这些备操军分春秋两班，每班八万人，满额共官军十六万员，由此得名“班军”。如此算来，根据明人之记载，在正统以前，算上京营预备队的畿内八府的二十余万军士，明帝国京营额军人数当有五六十万。此后，万历年间



《平番得胜图》中的明军形象

的进士周炳谟也曾提及明初的京营京城内外共有军队五十余万人，当为不谬。

由此看来，如果皇帝亲征，明军投入五十万人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以上数据都是额定兵员数，不等于实际兵力。比如从宣德五年开始，京营中五军营的额定兵员就逐渐缺失了：明成祖时期京营的五军营中，每军步骑二万人，以后又调大同等边备御，到宣德时期，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等营的规模也相继缩小，五军营每军步骑二万，则额兵当为十万人，可在宣德五年便因调遣及逃亡等原因，总兵力仅达到原额的一半。针对这种军额不足的情况，明宣宗命令兵部在京畿卫所等地挑选十万军改隶五军营训练。但是到了正统年间，京营缺额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正统二年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国公选军操练之前，五军营因为派遣了不少军士到各边镇卫戍，以及逃亡众多，兵力就已经缩减了二万五千人。

那么到了正统十四年，明英宗亲征之时，京营人数究竟有多少？明人叶盛的《水东日记》留下了一段有关明帝国卫所军兵员数量的珍贵记录。根据记载，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战前夕，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卫等卫官旗军人应有 3258173 名，实有 1624509 名，缺员 1633664 名；锦衣卫等三十五卫应有 294117 名兵员，实有 159871 名。这段记载中提及的锦衣卫等卫共有三十五个卫所，满额官军应有二十九万余人。另外，后军都督府划归京



◎ 明代御林军复原图

营管辖的卫所有三十九个。根据《大明会典》的京营编制，在京卫所每一卫所满编军士的人数为五千，那么这三十九卫的额定兵员数就约为 195000 人。也就是说，正统十四年前后，京营额定官军的纸面兵力约为 489117 人，但实际只有一半在岗。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将近四十九万的京营纸面人数并不全是战兵。明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民无定居，耕稼尽废，急需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以当时的情况，若取税于民，养活庞大的本国军士，无疑会使国家经济雪上加霜。于是明太祖便下令各卫所就地屯田，卫所军士自

己屯田耕种，以为军饷，是为屯田制。卫所军士通称为旗军，旗军又分为屯军和守军，屯军专务屯田，守军专务操练及对敌。一般来说，明代卫所的屯守比例在边地为七三开，即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卫所的旗军中，屯军占七成，守军占三成；在腹地则为八二开。根据《大明会典》记载，京营屯田原额为六千三百三十八顷五十一亩八分二厘。那么根据三分战七分屯来计算，京营之中，操练而不屯田的战兵满额人数应为十四万六千余人，这与《明实录》中正统二年记载的三大营额兵数量大体相当。那么可以得出，当时京营的战兵纸面总人数为战兵十四万余人加上班军八万余人，即大约二十二万。

既然在土木堡之战前夕，京营实际兵数仅仅不到定额的一半，那么京营的战兵显然也不可能是满额状态。但要说明的是，当时京营实际的战兵数量不能直接套用《水东日记》记载的比例来计算。因为前文说过，卫所旗军分为屯军及守军，而屯军和守军的逃亡率大不相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屯军的逃亡率要比守军高得多。这是由于国家承平日久，豪强、权贵、军官侵占军屯、压榨屯军的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屯军不堪劳役，又无力偿还因屯田数量不足而需要担负的钱款，于是纷纷逃亡。宣德四年，屯田情况已经非常严峻。在明太祖及明成祖时期规定的卫所屯田制度中，处于明帝国边境的卫所旗军战屯比例为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屯田；腹地地区卫所战屯比例为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屯田。当然，这不是硬性规定，也存在战屯

正统年间各地卫所战守比例

年份	地方	边地 / 腹地	守	屯
宣德十年	广西	边地	征差逃故者多以余丁老幼补	—
正统元年	陕西岷州卫	边地	9	1
正统元年六月前	各处屯种卫所	—	下屯军人百不遣一	—
正统元年六月	各处屯种卫所	—	3	7
正统六年	陕西秦州卫阶州千户所	边地	3	7
正统七年	湖广	腹地	3或2	7或8
正统八年前	广东沿海东莞等二十四千户所	边地	8	2
正统十三年	云南腾冲卫	边地	6	4

比例对半开的现象，然而仅仅到了宣德四年，全国各卫所便不遵旧例，屯田人数或十人或四五人，虽有屯田之名，却无屯田之实了。

虽然明帝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屯军大规模逃亡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如宣德八年，山东按察使虞美信奏称，济南卫旗军总数为五千六百人，此外还有随营余丁老幼不下千人。但是下屯的军士，在宣德五年却只有一百九十人，六年为四百七十人，七年四百八十人。而且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个例。

正统年间，屯军逃亡的情况依然严峻。

明帝国边境地区，屯兵失额的程度远高于腹地，有些地方的屯军大量逃亡，以至于屯军和守军的比例颠倒过来，造成了八分守军二分屯军。可见屯军的逃亡率远远高于《水东日记》所记载的一半，因此各个卫所战兵逃亡的比例相对还是较低的。鉴于正统二年的数据，三大营中的五军营，实际兵力为满额的四分之三，考虑到五军营中都是要承担边防任务的战兵，因此不妨将这个比例当作京营另外二营的实际战兵比例。三大营满员战兵兵额约为十五万，那么正统十四年的京营战兵人数应该大致在十一万多一点。

另外根据记载来看，正统十四年，明廷规定，来京操练的其他诸省的班军，分为前班和后班，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的强壮官军，皆隶前班。明英宗亲征时间在七月，此时前班军尚未回到原籍，故满额班军当在八万左右。因此就算将从各地抽调来的班军以满额算上，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战前夕，京师明军实际战兵兵额也不会高于二十万。

而且这不到二十万人也无法全部随明英宗亲征。因为正统十四年六月底，由于明帝国和也先交恶，

边防形势急剧恶化，明英宗命令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军队前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一万五千军队前往宣府，以准备抵御随时可能入侵的蒙古人。这说明在土木堡之战以前，京营队伍就已经派遣了四万五千人前往宣府、大同备边，此时在京的京营人数不会超过十六万。

另外，在土木堡之战明军覆灭五天后的的一则记载中提到过召集新选余丁、官舍和旧操舍人及报效者填补城防人数空洞的情况。新选余丁、官舍是指新招募的军士。旧操舍人是当时北京里唯一一支来自三大营的部队，属于幼官舍人营。他们平常负责操练十五六岁的明军子弟，是五军营中实力较差的一部，故得留守。其他的守城士兵则是工匠、伙夫这类非战斗人员，甚至连皇城里的禁卫军士都被算上了。可见土木堡惨败之后，北京除了战力较弱的幼

官舍人营外，并无其他战兵。也就是说，明英宗亲征时，把不到十六万可战之兵中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另外，虽然京畿地区的卫所兵是京营的预备队，但是当时明英宗的亲征准备得



明英宗朱祁镇

特别仓促，短时间内很难征调多少卫所兵去补充京营或随明英宗亲征。而且，虽然土木堡之战明军私属队伍庞大，但是当时募兵制度尚未确立，所谓私属大多为辎重民夫以及仆从一类。因此，可以明确地推断出，随明英宗亲征的可战之兵不会超过十六万，应该在十五万左右。

到了正统十四年八月，明英宗的亲征部队自大同向土木堡运动时，明军兵力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土木堡之战后明朝政府统计的死难官员名单中，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名列其上，吴克勤则死于明英宗将要到达土木堡前的断后战斗。这说明明英宗自大同回师时，陈怀、井源、吴克勤等人所率原京营兵马已归建到亲征大军中。不过，在明英宗进军至宣府时，井源部就已被瓦剌军所败；到达大同时，平乡伯陈怀也遭遇败绩。这说明归建的原京营兵力已受到一定的损失，兵力不会超过四万。也就是说，在回师到达土木堡之前，明军人数大约增加了三万余人，亲征大军的人数不会超过二十万，应该在十九万左右。

明军将要到达土木堡时，兵力又发生了变化。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谍报探知瓦剌军队欲袭击明军后翼，明军派遣恭顺侯吴克忠作为后军和也先军作战，吴克忠战死。吴克忠是吴克勤的哥哥，吴克勤也战死于此役中，那么吴克忠率领的断后明军就应当是当初吴克勤带往宣府备边的一万五千名京营士兵。

当日将晚，亲征大军得知吴克忠部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明英宗再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率军阻击，此后朱勇中伏，

全军覆没。关于朱勇的领军人数，有四万、五万两种说法，说明当时朱勇率领的军队人数可能接近五万人。因此明军总数又减少了将近五万人。也就是说，在到达土木堡时，明军总兵力为十三万到十四万之间。

不过，就算土木堡明军只有十三万到十四万，但如果瓦剌军真的只有两万人，那么土木堡之败仍可以算得上是明帝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因为要是面对两万瓦剌军，将近二十万的亲征大军只能一路撤退，然后被连番吃掉断后部队，最后将近十四万军队被一击而溃，那么这种情况已经算不得惨败了，绝对是军人和国家的最大耻辱。

那么明军对面的瓦剌军队到底有多少人呢？真的只有两万骑兵吗？

“四十万蒙古”倾巢而出

土木堡之战也先两万兵力的数据，其实出自明代《否泰录》，后世的史料多沿用此记载。事实上，瓦剌南侵的大军，兵额数量远超于此。

也先在正统十四年七月南侵之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动员工作。正统十四年正月，有一名名叫吴良的锦衣卫指挥使在出使瓦剌的时候被也先扣留。吴良既然任锦衣卫指挥，出使瓦剌的任务之一自然便是刺探情报。果然，被扣不久，吴良便秘密派人逃回密奏，密奏的内容是：本年初秋的时候，蒙古诸部将入犯明帝国。事实证明，也先果然在秋七月大举入犯。也就是说，也先对明帝国的人犯是经过大半年甚至更久的



◎ 蒙古骑兵及其装备复原图

预谋和动员以后才进行的。那么，瓦剌到底动员了多少人？土木堡之变中瓦剌的真实出兵数到底是多少呢？

在《蒙古源流》的清译版本中，有这

么一段记载：

“托欢太师之子额森（即也先）……遵其父遗言杀蒙郭勒津之蒙克拜。本日带领都沁·都尔本二部落行兵于汉地。”

这里提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也先南侵的时候所部为都沁·都尔本二部。“都沁·都尔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蒙语里意为“四十四”，实谓四十四万户。蒙古人沿袭蒙古地区古老的传统，号称那里有四十万户，即“四十万蒙古”。这初步说明四十四万户包括了中东西三方全部的蒙古人，即鞑靼、兀良哈与瓦剌的人口总和。在元末明初时期，瓦剌部尚未统一周边诸部时就有四万户之规模。而此时瓦剌早已统一蒙古，东西蒙古、兀良哈、哈密、沙州乃至女真皆在蒙古部的统辖之下，可见统一之后的漠北蒙古人口相当可观。

从这一史料来看，也先所率领的蒙古大军的数量是相当恐怖的。因为就算每一户蒙古家庭出了一名，也有四十四万大军的规模。当然，这四十四万户主要是虚指。

不过，按照《李朝实录》的记载，瓦剌征服女真时一度出动过十万兵力。如果没有夸张的话，就是说四万到六万户出兵十万。东蒙古的动员能力当不低于西蒙古瓦剌部，排除镇守瓦剌王庭及弹压东蒙古、哈密、兀良哈的兵额，当时瓦剌可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上下。第二点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叶向高的《四夷考》，根据记载，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尽发其所率部落犯边，进一步说明也先基本派遣了所有能动员的兵力进犯明帝国。根据这几部分史料考证，也先率领的都沁·都尔本二部兵力应不低于二十万之数，这一战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明帝国与瓦剌的“全面战争”了。

至于土木堡之战中瓦剌具体投入的兵力，历来鲜有史料数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北京保卫战逆推出土木堡之战的



俄罗斯壁画中的蒙古骑兵形象

瓦剌兵力。也先直扑京师时，将兵力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由自己率领，一部由脱脱不花率领，另一部由阿剌知院率领，分道而进。根据《明实录》记载，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乘胜进攻京师，不克远遁。镇守大同的定襄伯郭登抓获了瓦剌方面的奸细，械送至京师，并命“锦衣官鞫之”。通过锦衣卫的拷问，瓦剌奸细招供称：土木堡之战前的大同之战中，把八平章战死；北京保卫战中，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罗又相继阵亡；也先一部的人马共计九万，其中战死及疫死已不下万余。也就是说，北京保卫战时，仅也先一部，手中可用的人马便有九万之众。此段记载是否对蒙古人马做出了夸大处理？答案是否定的。

正统十四年十月五日，也就是土木堡之变过去一个多月后，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奏称：本月四日，蒙古军三万人马过顺圣川洪州堡，欲入犯北京；同月九日，明帝国叛阉喜宁引蒙古骑兵攻紫荆关，明军力战不支，紫荆关失守。也就是说，这三万人马是自宣府入境，直扑紫荆关的。那么这三万人马是哪一方面的？根据《北征事记》的记载，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三，也先一部至阳和，向当地明军守军讨了牛羊和酒；初四日，又移动到紫荆关北空地驻扎。两边记载的时间大致相同，顺圣川是到紫荆关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也先的三万部队即是这路人马。

到这里可能就有人有疑问了，既然前文说也先部进犯京师有人马九万，为什么杨洪仅仅奏报了三万多人？是不是数据存在谬误？其实，数据并没有错，因为也先

在攻破紫荆关后，又在紫荆关增加了兵力。

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时，在最后一次与明廷的议和以失败告终后，盛怒之下说了这么一段话：“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这说明也先在和明朝政府议和失败以后，又通过已被攻破的紫荆关调集主力，欲与明帝国决战。这是有资料可验证的。根据《国朝献征录》记载，北京保卫战胜利以后的十月十五日，也先因战败首先奔窜到居庸关下，欲和居庸关外的阿剌知院一道内外夹攻居庸关。进攻居庸关的也先一部有兵马五万余人，也就是说，十月十五日，也先在配合还未攻破居庸关的阿剌知院攻打居庸关的战斗中，共动用了五万余人的兵马，已经比前文的三万余人要多。此记载当不是错误记载，因为这在后来的史料中亦有体现。

另外，也先在南侵的过程中，为了补充军需，会派遣各部进行劫掠。这些部落参与劫掠的人有基本固定的规模。在也先军最强盛的时期，入犯明帝国的蒙古部少则五七千，多则一二万。他们围攻明帝国沿边各城堡，以至于在边军民不敢出城樵采收割。可见也先出兵劫掠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就算最少的一路也远远超过了正统以前的人寇规模。这样的兵力，沿边仅有百人戍守的军堡自然不是对手。也先这种毫无顾忌的人寇，留下了不少关于其入寇的人数和规律的记录。《景泰元年实录》载：景泰元年正月，也先与赛罕王部分首领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袭击大同阳阿；大同



蒙古人骑射图

王率领人马一千七百袭击边头关；管儿卜花王率领人马一万七千进攻柴满；铁奇卜花王率领人马七千进攻大同八里店；铁哥平章率领七千围天城；脱脱不花王率领人马进攻野狐岭及万全。此段很详细地记载了瓦剌部入侵的路线及其分部、人数。记载中，也先亲自参与劫掠，说明这股劫掠的蒙古人是也先南侵的主力。可见除去自成一部的脱脱不花，当时也先的总兵力达到四万二千七百人。而这四万二千七百还是减去北京城下战损兵员后的人数，这与前文也先逃奔居庸关时的五万人正好吻合，前后印证，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十月十五日也先一部一共五万人攻关。结合前文的实录记载，这充分说明也先攻入北京的人马不会只有三万，那么他口述的九万人马当是较为可

信的。由此可推测出也先部攻到北京城下的人马当在九万上下，在北京城下的损失将近一半。

再来看另一路脱脱不花的部队。在也先攻破紫荆关之前的九月二十四日，秘密潜入瓦剌的明锦衣卫小旗陈喜同获得情报，趁机逃回明帝国。陈喜同的情报称，脱脱不花王率领一万蒙古军劫掠广宁，后回到野猪口旧营，之后又往西南，欲与也先及阿剌知院二部相约来攻北京。从这段密报可以看出，当时人寇北京的瓦剌部一共分为三部，即

也先部、阿剌知院部和脱脱不花部。脱脱不花带领一万人进攻辽东广宁，相关记载同样出现在《明实录》中，不过人数却和陈喜同所言有异：正统十四年九月八日，根据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都督曹义、镇守太监亦失哈等人的奏报，有蒙古军三万余人入境，连破驿、堡、屯、庄八十处，掳去官员、军兵、男子、妇女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人，马六十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

而在也先一部攻打紫荆关之前与明英宗一道陷于虏营的岳谦则密报称，也先一部此时共有蒙古军士三万人，又有其他部的二万蒙古军从古北口入犯。此记载的也先一部人数与杨洪所奏完全吻合。两方印证，也先一部在攻关时为三万人无误。那么，岳谦所密报的二万人为何变成了三万

人？这多出的一万当为女真诸部。后来自蒙古归来的明军军士在敌营中得知，如今在辽东地区劫掠的敌寇，就是建州、海西等卫的女真人和兀良哈三卫的蒙古人。朝鲜方面亦有相应记载：世宗三十一年（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奏报称，建州首领李满住，勾结海西野人、兀良哈三卫，入犯明帝国。可见脱脱不花到达辽东以后，联合兀良哈部、女真部，大肆抄掠了辽东地区。考虑到辽东被寇的奏报在陈喜同之前，而陈喜同虽然从瓦剌走回，但是接触其高层的可能性不大，所刺探的情报应为自己目睹的大概情况，且脱脱不花为蒙古汗，所带兵力不会比也先少太多。因此综合所论，陈喜同当传报有误。综合史料得出，脱脱不花的队伍人数应在三万上下。

关于最后一路瓦剌军，《明实录》中并无记载，只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条目中

一笔带过：“是日（即正统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达贼之未入关者，运板木、草束以攻居庸关，官军用火器击却之。”

这一路人马的首领到底是谁，有多少人，实录中并无记载，但根据当时居庸关守将右副督御史罗通的回忆，也先在北京战况不利，被迫奔逃到居庸关的同时，有一支蒙古别部攻打居庸外部甚急，此时天气非常寒冷，罗通命令将士取水灌城，水结冰以后这一支部队难以继续攻打，于是在僵持七日之后遁走，罗通趁机追击残敌，大破蒙古部。

另外，《西关志·忠义附》也有记载：“正统己巳（正统十四年）……本年十月，内鞑贼也先、脱脱不花王并阿剌知院诸酋长率三万余众攻围本关甚急。”

综合来看，十月十五日，自古北口入犯的脱脱不花部显然不可能到达居庸关；

而也先在当日攻打北京失败后才逃到居庸关。再配合《国朝献征录》的记载，也先是从关内攻打的居庸关，因此自然不可能于十四日还在居庸关外攻城。那么《西关志·忠义附》里所说的有脱脱不花和也先的队伍当为错误，从外侧攻打居庸关的这一路军队就必然是阿剌知院所部，该



◎ 蒙古骑兵作战图